

## 梁以瑚《一竹一世界》：在沙壩角開一片竹林，在繁囂中尋一片寧靜

「不可居無竹」，生活於竹林之間讓人感到悠然自在，然而這種境界，看似是城市人的奢侈渴望。社群藝術家梁以瑚（二瑚婆婆）的社群藝術項目《一竹一世界》，則以竹樹為社區使用者及行人劃出一個靜心放空的空間。

深耕社群藝術多年，創立了「藝術在醫院」、「全人藝動」等組織，二瑚婆婆由難民營到地震災區，以至本地古村落等，在地與不同社群建立關係，將藝術結合社群需要。她一直深信藝術能助人掙脫思緒或現實世界的種種枷鎖，並透過連結與表達自我，找回如小孩般純粹的創造力與生命力。

這次二瑚婆婆帶領一班學員，運用竹樹以及再造升級（Upcycling）廢棄竹枝打造的籬芭，在沙壩角落開辟一個寧靜的安全避風巷。當人們走進竹林，便能放空自我，並在音樂裝置的包圍之下，獲得喘息空間。在急速步調中，偶爾停步駐足，眼睛凝望竹林、耳朵細聽竹樹與四周聲音交錯，讓心靈暫時隔斷日常煩囂，重新感受日常中被忽略的自然環境之美。

### Q：《一竹一世界》是怎樣的一個藝術項目？

我準備了四十盤竹樹，約兩米高，希望會慢慢生長至三米，也會加上竹欄桿，圍繞著沙壩角落的一片草地。中間放置矮凳，讓遊人走進裡面，坐在竹樹旁，聆聽不同的樂曲，如尺八音樂，便是來自竹管的樂器，加上我自己錄下再經剪接的海浪聲，以及邀請音樂人創作一些能與周圍的雀鳥及公路噪音配合的樂章。除此之外，空間也會展出學員們所創作的一些作品。

現時不少城市人不太懂得放鬆自己，也很難在城市找到空間放空，希望這個作品能讓他們坐在草地上，看著竹樹能夠好好休息，甚至從中聯想到更多不同的東西。你或以為只是看著一棵樹，其實放空地觀察它，能讓你看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### Q：你對沙壩角落有什麼觀察和感受？它的地理特色如何激發你的創作意念？

沙壩角落周邊是一些村落，所以它較像一個讓人「穿越」，而不是「停留」的空間。村民要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或沙田第一城時，由山邊的村屋穿過這裡，走到對面馬路。而我第一次去訪這個地點的感覺，是嘈吵，因為上方就是高速公路，車流不息，再走進去則看到露宿者被拆遷後遺漏的物品。我覺得露宿者選擇這個地方，是為了遠離城市，較難被人發現。這裡有「瓦遮頭」，即使下雨，也有上方的高架道擋著。那時我立即想到，希望建立一個「Safe haven」（避難所）——一個安全的地方，不論人們經過也好，坐下來也好，都覺得這個地方能夠保護他們，不會被騷擾。一切也由這個概念而來。

### Q：今次項目由你帶領學員共同創作，不如也分享一下過程的有趣之處？

我專挑選那些不聽我話的學員，因為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。你為什麼要跟著我的做法？我哪有什麼可學的，我只是一個不循規蹈矩的傻婆婆，仍在學習中。所以他們也會根據自己的能力

和興趣加入創作，像熟悉布料的人提出在竹籬上搭建帳幕，有人擅長畫畫與攝影的也會負責相應的創作。

所以我們見面都像是一起玩耍而已。三月第一次見面，參觀了我的工作室，了解一下我和我的作品。而第二次見面，我帶他們到荔枝窩行山，要他們靜下來細聽所有聲音，不論竹樹之間互相碰撞的聲音，還是雀鳥、昆蟲叫聲；眼睛也要觀察四周，大自然有很多美麗的東西，只是我們常常選擇忽略它們。不論是初生樹葉的顏色和嬌嫩，還是被蟲咬穿的樹葉，也有很美麗的形態，你以為它被破壞了，但仍可從中看到美麗之處，你要把它找出來。那次我也帶他們參觀我之前到一個客家村落，與當地人合作的社群藝術計劃，了解何謂「社群藝術」。

**Q：投身社群藝術多年，你心目中的「社群」及「社群藝術」是什麼？**

每一個社群都有其獨特性，「社群」可以是住在相同地點的一群人，也可能是他們共享相同興趣或背景，甚至有同一疾病、來自同一族群的人，都可以組成一個社群。而作為一個社群藝術家，當你踏進不熟悉的社群時，最重要是尊重他們的文化，同時也需要去了解社群。所以我需要花很多時間了解一個社群的歷史，他們的需求，以及希望通過藝術達到什麼目標、傳遞什麼訊息？那必須是他們的想法，然後透過我作為藝術家的專業，為他們表達出來，我只是輔助者。

我必須與人們建立關係，才能一起創作。我認為，要是永遠視自己為「Outsider」（外來者），是做不到社群藝術的。有時我們去探訪孤兒院和老人院，唱首歌，派塊餅，然後或會感覺良好，但三個月後你可能已經忘記他們。但人與人之間建立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。當你關顧一個人，究竟有沒有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？每次我獲邀當社群藝術家，都會向主辦單位要求三年時間建立關係。當他們不單視你為朋友，更是家人，那便是真正與社群建立了關係。

**Q：對於社群藝術的想法或者主張有哪些變化，還是變得更堅定？**

我是1986年開始第一次的社群藝術計劃，但當時沒想太多。我在中文大學教書，發覺學生入讀藝術系，或是為了之後當老師，或是因為畫畫不錯，希望作品能夠進駐藝術館，但他們對時事、身邊發生的事不太了解。我那時覺得，不行，即使你專注藝術，但不認識世界的話，作品永遠只能停留在某一處。

當時有一大批難民，由越南來港，他們尋求自由，但在香港被關在閉禁營內，同樣失去自由。我便帶學生到裡面，與難民一起畫畫。人應該有自由去思考，但他們連創作的自由、夢想的自由，甚至看見顏色的自由也失去。我當時只是不想學生對失去自由的人那麼冷漠，才走進去一起創作藝術。自那次之後，我發現藝術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讓人覺得他們沒有被遺棄，只要仍然有思考，就可以創作和表達，生命便有了盼望。

對我來說，藝術是一種非語言的溝通。一起去創作一幅畫，你畫一筆，我畫一筆，毋須說話。我不懂對方的語言也沒關係，因為在藝術世界裡，這並非必須的。不論畫畫，還是唱歌、聽音樂、跳舞，我們一起打鼓，當兩個人的節奏互相呼應，忽然間便體會到一種「Together」（一體）的融合氛圍，這也是藝術最特別和最好的功能。

Q：那你期望這次的《一竹一世界》能為沙壙角落，或更廣闊意義的「社區」帶來什麼？

我渴望大家來到這個空間，不單單經過而已。我希望建造一個讓人坐下來，靜下心聆聽——用心或用耳朵去聆聽——休息一下，然後重新出發的空間。一個「Safe haven」的功用正是如此。身處其中並不是為了逃避，只是讓人能夠在有安全感的環境中，休息一下。我們的城市太嘈雜，所以我嘗試架起竹籬，讓人走進當中，有像被自然包圍一般的體驗。我很好奇，會不會有人經過？當他們停駐其中，看著那些竹樹，聽一聽尺八音樂，聽一聽雀仔鳴叫，會想到什麼？會不會浮現他們最喜愛的人或事？還是其他事物？

除了區內社群，我早前聯同學員，也邀請了廿二位在港非洲兒童難民，到這個空間進行藝術創作活動。當日主題是「I Believe I Can Fly」，與他們一起在沙壙角落撿樹枝、樹葉製作成蜻蜓，也有紙鳶創作。我們也準備了非洲鼓和舞蹈員一起唱歌跳舞。難民兒童可以「Go Wild」（盡情玩樂）的機會不多，所以當天很開心，這裡能讓他們享受一個「Safe haven」。

我有時覺得，我們的人生就像一個盒子，即使它看似有不同管道，但通過它們也只不過是走進另一個盒子而已。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生活？為什麼盒子不可以統統拆掉？我們要把腦袋放空，將眼光放開，不要將自己困在盒子。讓我們的靈魂開始漫遊，開始探索，你之後當然也可以回到盒子，但即使在盒子裡，你仍擁有那些漫遊的旅程，便可以開始自己的漫遊了。

Q：雖然你負責「帶領」藝術創作，但除了透過作品為社區帶來影響，這些計劃及參與者又如何影響你？

要學習更加謙虛，不懂的事物太多，我還要繼續學習。我要保持一顆七歲小孩子般的心靈。做小孩子。就是這樣而已。

（鄭頌婷）